

王兆槐勇於任事

敵前偷渡搶運槍彈

王兆槐記得很清楚，十七年第二次北伐時，國民革命軍北伐總司令部設在徐州，參謀總長是楊杰，參謀處長是林蔚文，他是上尉參謀，主要的任務是遞送重要作戰命令，寫寫通報。戴笠先生也是上尉連絡參謀，在隴海路、津浦路上從事情報搜集工作。他還記得參謀處的一部份人物，有少將高參熊式輝、上校參謀盛世才和湯恩伯等。有一天，他奉命送一件重要的作戰命令給陳調元，要陳部第二天攻擊前進。剛好楊杰和熊式輝乘汽車赴前方，他們坐車後面跟着一輛馬弁們坐的卡車。王兆槐爲爭取時間，要求搭乘卡車，楊杰沒有說甚麼，熊式輝却拒絕了，他說：「你去騎馬吧！」

王兆槐祇好騎馬去送公文，馬不停蹄，跑了一天到深夜，才找到陳調元的總部，因爲他前進，部隊也在前進。公文送到了，馬也死了，這是他一生最難忘的一件事情。他始終不了解，他是總司令部的參謀，送總司令部的重要公文，熊式輝爲甚麼不讓他搭乘便車？而要他騎死一匹馬去趕路呢？

那時戴先生的經濟情況十分惡劣，做情報是要花錢的，但沒有特別費，祇靠上尉薪餉，那裏够用？所以戴老太太每月從江山寄錢給他，維持生活，維持工作。徐州是軍事重鎮，他在徐州連個落脚的地方都沒

有，住旅館太費錢，住不起，往往在車站打開行軍床來睡覺。王兆槐十分同情，過意不去，給他介紹了一家印刷店，才算解決了住的問題。王兆槐同戴先生既有這種深厚的關係，等戴先生主持特務處以後，他自然參加了特務處的工作行列。

二十六年盧溝橋事變時，王兆槐任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，警備司令是楊虎。楊虎和他的太太陳華對戴先生的工作幫助很多，所以戴先生要派得力幹部王兆槐去做稽查處長，要他盡力幫助楊虎司令。八一三日本軍閫向我駐滬部隊挑釁，爆發淞滬戰爭，十五日戴先生到了上海，着手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，十六日曾給王兆槐一封親筆信：「此次中日戰爭，固爲我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交，但亦爲我領袖領導下革命團體生死成敗之所繫也。吾人在此時期，應如何不避艱險，努力工作，以報領袖與黨國，亦即所以自求生存之道也。萬望兄以身作則，立即激勵所屬同志，不畏難，不怕死，不分晝夜，努力工作。情報務期確實而迅速。」

就在十六日下午，戴先生給王兆槐下了一道命令，要他把日本三菱和三井洋行倉庫內存放的武器彈藥，儘量搶運到南市。戴先生不同於尋常人的地方，就是能够注意到別人所不注意的要務，能够緊抓住別人所忽略的工作。日本人的倉庫裏存放着武器，別人不注意，他却注意到了。

黃浦江裏停着八艘日本軍艦，在交戰狀態之下，戒備森嚴，入夜兵艦上的探照燈不時向四周探照，發現情況，會立刻開砲射擊。所以這一項任務是非常困難、非常危險的，但是戴先生的命令不打折扣，做不

到的也得做，不論怎樣艱險，都得做妥做好。

王兆槐向招商局借了三艘駁船，挑選了四十位年青力壯的勇敢同志，本着戴先生「不畏難，不怕死，不分晝夜，努力工作」的指示去進行。王兆槐帶着陳邦國、劉耀、鍾鑄人、陳步雲等得力幹部，率領三艘駁船，在閃避敵人兵艦探照燈的空檔裏，於十六日夜晚九點多鐘抵達倉庫碼頭。他的運氣不差，沒有遭受阻撓。

倉庫用大鐵鎖鎖着，鎖環比大拇指還粗。他們帶有鋼鋸，用濕毛巾裹住鎖環，用力拉斷鋸。這項工作，幾乎消耗了半個多鐘頭。敵兵艦上的探照燈照來，大家匍匐在地上不動。鋸斷鐵鎖，打開倉庫，果然和戴先生所指示的分毫不差。倉庫裏堆滿嶄新的馬牌曲尺左輪手槍、輕機槍、三八式步槍、各種子彈、航空器材。四十個幹部迅速搬運，先搬運手槍、輕機槍，再搬運步槍和各種子彈，從九點多鐘開始，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四點鐘，裝滿三條駁船，安全運回南市，每個人都已精疲力竭，動彈不得。

聯繫四行倉庫孤軍

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設在南市白雲觀，王兆槐住家則在法租界薩坡賽路。率領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，廣東人，黃埔第四期畢業，和王兆槐是同期同學，有金蘭之好，交情很厚。因為他堅守四行倉庫，受到上海市民的熱烈擁護，送他的慰勞品無法直接送到四行倉庫。不知道甚麼人傳出消息，說稽查

處長王兆槐可以轉送，於是慰勞品向薩坡賽路王宅擁來，堆滿院子。王太太王持平（揖琴）不能拒絕代轉，阻止不了市民的熱忱，但是由法租界至四行倉庫，要經過公共租界，有一段很長的路程。而且敵軍已經將四行倉庫包圍，去送東西，困難重重。王持平非常能幹，就在萬分困難的情況之下，還是一批一批送去，一直到交通完全斷絕。

敵軍包圍四行倉庫以後，把對外的電話線都切斷了，後來不知道甚麼原故，接通一根通薩波賽路王公館的電話線，並且通知王公館，這是一條通往四行倉庫唯一的專線，要他們負責收聽。這一下，可把王太太王持平忙壞了，她三天三夜守候在電話旁邊，負責聯絡四行倉庫。四行倉庫傳出來的消息，立刻報告戴先生和有關各方面。外面打給謝晉元的電話，她也轉過去。一直到這條專線被切斷，王持平才鬆了一口氣。當專線還沒有切斷以前，有一位租界的外國人突然來到王公館，要找王處長，王持平說：「這裏不是王公館。」

「那是誰？」外國人指着牆壁上懸的王兆槐的照片說：「不要怕，我不是來抓你們的。請你通知謝團長，租界要求不要再抵抗，不要再放槍，以免影響租界安全。現在作戰的部隊既然全部撤退，戰事已經結束，四行倉庫單獨抵抗，也沒有多大用處。」

「一切聽候委員長的命令。」王持平把外國人的要求通知四行倉庫，謝晉元這樣回答。

戴先生電話通知王持平，任務完畢，要她趕快放棄薩波賽路的住宅，以策安全。王持平遵照指示，立

刻搬到翁州飯店。戴先生又來電話告訴她，那是一家漢奸開設的旅館，要她趕快遷移，於是王太太才搬到安全地方。

王兆槐在白雲觀稽查處，一直支持到敵人抵達石灰橋，距離白雲觀祇要半小時就可以到達，才遵命放棄。白雲觀關着警備司令部判決死刑的四十多人，他已無法請示怎樣處置。王兆槐心想，都是中國人，如果在敵人到達半小時以前將他們處死，於心何忍？於是打開牢門，放出四十多人，對他們說：「你們都是死刑，敵人馬上就到，我自作主張，把你們放了，希望你們從今以後，好好做人，不要再犯法，趕快去吧！」

「謝謝處長再生之恩！」四十幾個人沒有一閃而散，都跪下，叩了一個頭，流着眼淚，異口同聲致謝以後，才分別離去。王兆槐不知道這件事處置得對不對，但他心裏覺得舒服一些。戴先生給王兆槐留下五千元，要他把上海的事情處理完畢，帶着重要幹部化裝離開上海，趕快到香港，轉往武漢。

逮捕韓復榘的一幕

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兼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自動放棄濟南，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濟南為敵進佔。津浦路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，他以為韓復榘是他的舊部，很想和敵人打一仗，無奈韓復榘不聽他指揮，對於進攻山東的敵人不予抵抗，所以馮玉祥痛恨萬分。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戴先生奉到軍事委員會拿

辦韓復榘的命令：「山東省政府主席兼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，不遵命令，放棄守土；勒派煙土，強索民捐；侵吞公款，收繳民槍，罪大惡極，無以復加。着即革除本兼各職，拿交軍法執行總監部，依法懲治，此令。」

韓復榘手裏掌握着上萬的武力，他保存實力，做着割據迷夢，才不抵抗放棄山東，一紙命令就可以逮捕嗎？緊接着委員長在開封召開軍事會議，戴先生決定乘這機會來完成任務。他帶了王兆槐和十二位行動人員，先從漢口北上，佈署一切。

王兆槐負了逮捕韓復榘的全責，在戴先生親自指導下進行。韓復榘來開封參加會議，如臨大敵，他帶着一團精銳部隊和一個警衛連，乘裝甲專車到達開封。警衛連的武器是清一色的二十發木殼槍，但是當會議進行時，韓復榘警衛連並不能進入會場。開會不久，突然發出緊急警報，停在車站的兵車，必須離開車站，韓復榘的一個團當然也開走了。他的警衛連也



王兆槐將軍早年的照相。

在躲避警報時候被繳了械，韓復榘已經成爲孤家寡人，還在迷夢中。警報解除，與會的高級將領進入休息室的時候，情況就有些不同，明眼人一看，就知道要發生甚麼事情。

當韓復榘一腳踏進休息室，有兩位穿着中山裝的勁壯青年，一邊一個挽着他，反身走出休息室。車站上停着一列生火待發的專車，車上有湯恩伯的一連士兵。韓復榘上車，立刻向東開去，經過鄭州南下，一路不停，抵達漢口。王兆槐始終陪伴着韓復榘，成了他身邊的唯一侍從人員。

韓復榘的專車離開開封以後，軍事會議繼續開會，才宣佈了韓復榘不遵守命令，不抵抗放棄山東，失地誤國，業已逮捕，交軍法執行總監部依法會審，部隊由孫桐萱統率。韓復榘被捕的消息一經宣佈，全國人心振奮，帶兵的將領也知所警惕。孫桐萱參加過廬山訓練，忠於國家，早對韓復榘不戰放棄山東，十分不滿。所以韓復榘被捕後，對於第三集團軍不發生一點影響，而成爲堅強的抗戰部隊。

韓復榘抵達漢口，住進一棟兩層樓房的花園洋房，十分優待。王兆槐陪着他聊天、下棋，除了出庭應訊，不下樓，更不離開房屋。會審法庭由七位將領組成，何部長應欽任審判長，秦德純、徐源泉等任陪審官，前後開庭三次，每次開庭，王兆槐陪着出庭。韓復榘要求晉見何部長，何部長也接見了，囑他安心等候法庭判決。最後一次會審，判決極刑，於一月二十五日在武昌伏法。

籌備四一紀念大會

政府遷都重慶，王兆槐任軍統局的特務第五團團長，負責委員長暨全局的安全責任。每次總理紀念週

王兆槐勇於任事

或各種集會，都由他担任指揮官。參加紀念週的同志，經常在一千人以上。這一千多人的服裝是各色各樣，戴先生是要在不同中求統一，在形形色色中整理出秩序，變成整整齊齊的隊伍。他要按照各種服裝、各種顏色，各歸一起，按着高矮，排列成行。因為不是部隊，沒有班長、排長，沒有連長、營長，全靠指揮官一人，要把這一千多人整理出頭緒來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王兆槐却切切實實做到了。

記得二十九年四月一日軍統局成立八週年，要舉行紀念大會，這是創舉，沒有成例。大會秘書劉啓瑞、指揮王兆槐、總務郭斌，由他們三位負責籌備。會場在羅家灣廣場，可以容納兩千多人，臨時搭一座司令台，經過幾天，已經搭好。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點多鐘，戴先生巡視會場，認為司令台搭的不够氣派，找來王兆槐和郭斌，要他們立刻拆掉重搭。談何容易，一夜之間能搭好一座司令台嗎？郭斌在一邊自個兒唧噥着，王兆槐沒有吭氣。戴先生的字典裏沒有難字，不可能的，也得變成可能；做不到的，也得做得到。劉啓瑞不良於行，聽到司令台不合適，趕緊跑來，和王兆槐、郭斌就在廣場開一個臨時小會，一方面破壞，一方面建設。立刻拆掉已經搭好的司令台，召來加倍又加倍的工人，按照戴先生的指示，從新漏夜着手搭建。郭斌、王兆槐一夜沒有睡覺，劉啓瑞也陪着呆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七點多鐘，戴先生來了，看了看重新搭好的司令台，笑了。劉啓瑞、王兆槐也跟着笑了。

戴先生對於任何一件事情，一定要做到盡善盡美，一點也不能馬虎，做不好重來。跟他工作的同志，自然而然都養成一種事事認真的習慣，做不好絕不放鬆，改建司令台就是最好的例子。